



蔡沛林 李国昌

鐵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电视文学剧本，共分八集。作品比较全面、真实地描写了铁人王进喜和他率领的钻井队艰苦创业，开发大庆油田的英雄事迹。作品结构完整，语言流畅，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蔡林沛（右），五十六岁，四川彭县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五九年转业到玉门油田。六十年代初期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曾任大庆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大庆油田公司党委书记等职。现为高级管理经济师。

李国昌（左），五十岁，湖南长沙人。六十年代初期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曾长期从事地方报纸的记者、编辑以及企业的党群领导工作。

让铁人精神永放光芒

——序电视文学剧本《铁人》

周文华

九十年代第一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大庆石油管理局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八集电视连续剧《铁人》。这部电视连续剧以其恢宏的气势，清新的笔调，生动的刻画，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大庆石油会战史诗般壮阔的场面，成功地塑造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英雄群体。这是一曲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铁人精神的赞歌，它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北方文艺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出版了这部八集电视连续剧《铁人》的文学剧本，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应作者和编者之约，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算做该书出版的感言吧！

提起铁人，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八集电视连续剧《铁人》里的铁人形象塑造，既深刻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性格中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本质；又相当真实质朴地展示了人物高尚的内心世界。剧中，铁人作为昆仑站井队队长，率众奋战在“风餐露宿常作伴”的东北萨尔图大草原，处处身先士卒，显示了一个真正的

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从而在屏幕上创造了既有理想光彩又真实亲切的活生生的铁人形象。

社会主义时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着符合历史规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拥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社会成员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断创造着人类先进思想体系和科学文化技术的集合行动，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性活动，更为产生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应该说，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它也在不断产生着这样平凡而伟大的英雄。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的那样：“如十八世纪德国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社会主义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里，有产生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肥沃土壤的温良气候。亿万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创造性活动，不失时机地产生着自己的代表人物，来代表他们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来代表他们的精神和愿望。早在铁人之前，社会主义各条战线就已先后涌现出许多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人物，如“海岸青松”安业民、“舍身遇火救工厂”的向秀丽、老英雄孟泰等一批英雄人物。铁人的成长，无疑是受到了包括这些英雄人物在内的英雄群体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经过努力，铁人不仅集中和代表了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辉思想，并且丰富发展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文明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英雄人物，举

拓我们的英雄人物，尤其是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时代更为迫切地呼唤着千千万万个铁人，更加需要学习和发扬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铁人精神是党魂、国魂、民族魂。今天，我们大力弘扬铁人精神，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象铁人那样，无私无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横眉冷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当年，铁人怀着甩掉我国石油工业落后帽子的雄心壮志，头顶青天，脚踏荒原，战天斗地，带领会战职工，胜利拿下了大油田，为中国人民争了气。今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刻，我们每个爱国者、每个有识之士都要以铁人为榜样，永当工人阶级的硬骨头，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来稳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我们要象铁人那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铁人并不是天生的，他也是由普普通通的人锻炼成长起来的。铁人所以具有敢于同帝国主义斗、同天斗、同地斗的大无畏精神，所以能把一切献给党，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读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铁人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是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分认真，十分刻苦。他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改进自己的世界观密切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人生观；我们要象铁人那样，保持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上面只有青天一顶，下面只有荒原一片的困难环境下，铁人带领石油工人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硬仗和恶仗。铁人说：“有

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这个“上”就是攀登困难的险峰，就是去艰苦奋斗、百折不回，这个“上”，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苦战能攻关的英雄气概。一切社会财富都是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创造的。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国家越发展，越要强调艰苦奋斗。提倡艰苦奋斗，不仅有助于克服目前我们在前进过程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和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曲”，更离不开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火把决不能熄灭。我们要以铁人为榜样，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尚勤尚俭的传统美德，并把这种精神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以推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在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需要不断弘扬光大铁人的革命精神。我们相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各条战线一定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铁人。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作品对于国民精神，社会风气乃至下一代的思想文化素质都具有巨大的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作用。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能够更加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洪流中去，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和艺术素养，以笃实的激情创作出更多的象八集电视连续剧《铁人》这样高质量的作品来，去弘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
周年和大庆油田开发
建设三十周年

第一集

玉门。

冬。公路上，黄尘滚滚，枯草根下有少许残雪。几辆拉原油的汽车哼哼唧唧远去，在路旁撒下几小块原油。

王进喜骑着一辆新买的摩托车相向而来。他现年三十七岁，两眼注视着路旁那几块原油，内心感到十分痛惜。他刹住摩托车。下车。从老羊皮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的几张烙饼，是他的中午饭。他把饼揣进怀里。展开那张报纸。这是一张刚出版的《玉门石油工人报》，日期是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小心翼翼地把原油捡起来，用报纸包好，放进羊皮袄口袋里。骑上摩托车继续赶路。

昆仑钻井队队部兼职工集体宿舍。

小平房。门口有钢丝绳，钻头，护丝等钻井器材。王进喜把摩托车停在门口。他推门进屋。迎面墙上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的是：奖给昆仑钻井队——月上千，年上万，玉门关上立标杆。字体是模仿朱德总司令在玉门油田的题词。旗下是一溜炕。井队技术员苏健正在剪喜字。他若有所思，目光

不时落在剪刀下那份电报上。牛进才拿着推子正给一人理后脑勺。他年近半百，是井队食堂的管理员。干瘦老成。黄豹这个五大三粗、虎背熊腰的大汉正在缝一床新被。被里是买的一种廉价的漂白布。显然尺寸不够。他那青筋暴起、黝黑的粗大手指使劲捏着一根小针。另一只手使劲抻被里，以便勉强缝上。王进喜进屋和大家打招呼。

黄豹：“多买五尺，也不用俺费这牛劲！”

牛进才：“咱们全队职工的布票都捐献出来了。再多一寸也没有。”

黄豹：“这布囊稀囊稀的，蹬不得，踹不得！”

牛进才：“那敢情。你结婚那天，得用厚帆布绷被里。你在被窝里发作起来，就是钢板也准能戳个窟窿。”

王进喜：“新娘子晚车准到吗？”

黄豹：“准到！眼看就要去松辽参加石油大会战，急得发出十二道金牌了。这是从兰州来的电报。”

王进喜看电报。

王进喜：“都拾掇好了？”

牛进才：（停住剪子，把龙四柱的头拧过来面对王进喜和观众。龙四柱细眉细眼，一副精明的样子。此时略显激动和羞涩）“这不，我在拾掇这‘钻头、钻杆儿’。”

黄豹：（指着扫得干干净净的炕）“我们刚平好‘井场’。到时候，龙四柱好把‘井架子’支起来。”并用手比划。

牛进才：“队长，保证让龙四柱今晚按时‘下钻’！”

王进喜瞧见了炕上的另一封电报。苏健发现了队长注意的目光，把电报往屁股下面掖。王进喜伸手拿过来。看。小

声念：“速进京。吻！”

苏健神情紧张。大家笑。王进喜思索。

王进喜：“苏健，好哇！这是你妻子要你回京。你这家伙，怎不早言传一声？”

苏健：“反正要去东北，路过北京。”

黄豹：“别看我不识字。一、二、三、天、地、人，我还分得清。你呀，心早上北京了！”

门推开。指导员宋若怀领着一个小孩进屋来。这小孩叫福娃。他手里也捏着一封电报，欢天喜地地蹦跳。

福娃：“我妈今晚就回来了！我妈回来了！”

宋若怀手里捏着一张通知单，欲言又止。和王进喜相视。以目示意。王进喜会意。注意着通知单，虎地站了起来。

王进喜：“有好消息！？通知来了？”

福娃：“今晚我妈搂我睡。”

宋把福娃抱住。递给王进喜通知单，王进喜两目炯炯看通知单。大家也放下手里的活计，凑过来看通知单。

静。可以听见黄豹那急促的呼吸声。

突然，象山洪暴发。

王进喜：“调昆仑钻井队，参加松辽石油会战。立即出发。”

黄豹从炕上跃起，把被子抛向空中。

牛进才随手扔掉推子，擦擦手，好象要开动柴油机。

龙四柱一把抹去脖子上、脸上的肥皂沫，茫然站立。

苏健放下剪子，把喜字贴在胸前。

宋若怀和王进喜相视无语。泪从两人眼里流了出来。E

进喜的心声：“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宋若怀：“上边说了，钻机和行李，统一托运，今晚职工坐专列到兰州。”

王进喜把福娃搂过来，亲福娃。

王进喜：“好哩。宋指导员和龙四柱留下。其余，统统集合，准备出发。黄豹！”

黄豹：“在。”

王进喜：“你骑我的摩托车，去通知在家休班的职工。去找一下马副队长——马福贵！”

黄豹：“马福贵准是又找女人去了。哪里有女人他就往哪儿钻。可我还没吃饱饭。”

王进喜：“要你干活，你就喊饿。给。”随手从羊皮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递过去。“吃吧！吃饱了，好去拿大油田！”

黄豹急不可耐地撕开报纸，连看也不看，就硬劲咬了一口——

黄豹：“呸！师娘今天烙饼用的是原油——”

众人大笑。

住宅区。

黄豹汗流满面，扛着摩托车，大步流星地赶路。路人见了议论纷纷。

某路人：“怪哩！别处人骑摩托，这里摩托骑人！”

某路人：“老哥，你放下，我给你看看，我会捅咕。”

黄豹：“你会捅咕个屁。这是新家伙，哪儿都没毛病！”

路人：“那咋呢？”

黄豹：“奶奶的，没油！”

路人：“你们石油工人守着油田还缺油！？”

黄豹：“加油站不认他爹。多加一公升油，还要领导批条。”

路人：（叹息）“也是，现在缺油。听说，从嘉峪关到吐鲁番的公路上，一棒子汽油能换十斤干酪。这汽油比金子还贵哩。”

玉门车站。

站台上人声嘈杂。一列闷罐停在快车线上。上面贴有大字标语：支援松辽会战，拿下大油田。热烈欢送玉门人远征！

牛进才、王进喜等挤进中间开门的闷罐车。黄豹肩扛摩托上车。

扩音器不时在欢乐的乐曲声戛然而止时播送通知：兰州来的二百三十二次列车七点二十三分准时进站；由本站发往兰州的石油工人专列七点二十五分准时开车。

时钟，正指向七点二十分。

龙四柱撞进车站，朝闷罐车奔去。

宋若怀从出口处来，悄然地溜近闷罐车。

时钟指向七点二十三分。

二三二次列车进站。第五号车厢门口立着一个戴红头巾的姑娘。手里拎着一个包袱，急忙着下车。她就是梅玉媛。龙四柱的未婚妻。

同时，龙四柱趁人不注意，翻身跳上闷罐车。宋若怀笨拙地爬上闷罐车。

闷罐车启动、滑行。

二三二次列车滑行。

龙四柱和梅玉媛互相看见了。

列车滑行加快。

车轮转动频率加快。

两人心跳到胸口。

列车员死命把住梅玉媛。

黄豹象夹猴儿似的夹住身不由己的龙四柱。

挥手远去——

哭声顿起——

玉门车站。

站台上车去人空。一列车员领着痛哭失声的梅玉媛，从站台上缓缓走向出口。招贴的特写。如：小芳，我已去松辽，婚期后议。秀兰，我已去东北，请看好孩子，这个月的工资，在车站大姑那儿。

出口处有人围着一个孩子。有人议论：“这做爹的也太狠心了！”

梅玉媛和列车员走近。

小福娃被绳子捆在栏杆上。胸前挂着一纸壳牌子。上书“芦春花收。宋若怀托。”

梅玉媛上前，问：“你叫啥哩？”

福娃：“福娃！我爸爸是昆仑钻井队的。我爸爸让我在这儿等妈妈。”

梅玉媛：（哭）“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动手解绳扣。

福娃：（拒绝）“不用你，我等妈妈！我等妈妈——”

梅玉媛：“我也是昆仑钻井队的！我们一块儿找你妈妈！”

石油工人专列。

人们挤在闷罐车门口。

玉门站的牌子从大家的眼前闪过。石油沟林立的烟囱，只有少数冒着细弱的黑烟。古老的祁连雪峰闪着寒光。浩瀚的戈壁滩上的石头被风刮得乱滚。雄伟的嘉峪关侧身而过。车厢里三十多双眼睛都凝视着这一切。泪水在告诉人们：他们是在深情地告别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

长城闪过去了。出现了一个小镇。

牛进才匆忙地从包里掏出一块肥皂，一叠一元一张的人民币，用毛巾裹住，两眼盯着小镇上的人家。

小镇外一户独院人家。

一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依着残破的门框，远望火车。

专列上。

牛进才把手里的东西掂了掂。他看见了倚门而望的亲娘。突然，他把手里的包扔向小院。

牛进才眼含泪花：“娘——”

列车把他的呼唤带向深远的苍穹。

小院。

牛进才的母亲拾起小包。她似乎听见了进才的呼唤。她从惊愕中清醒。她拄着拐杖沿着铁路线追赶远去的列车。“进才——”她的声音随着列车忽闪忽灭的尾灯远去。

专列。

“娘——”进才的呼唤声和车轮一起滚动。那是在呼唤大地。长城闪去。雪峰闪去。戈壁闪去。迎面向列车漫过来的是贫瘠的黄土地。低矮破旧的农舍，稀疏枯黄的麦田。河西走廊向石油工人显示：作为古老母亲那苍劲有力但又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贫穷和饱经苦难的肤色。

北京。

原石油部招待所。

餐厅门打开了。蒸气漫延。

石油部一工作人员用手拨拉蒸气，陪着王进喜率领的钻井队员走进餐厅。餐桌上刚上完热气腾腾的白面包子和甩袖汤。

工作人员：“王队长，部长们都到松辽去了。石油部唱空城计。部里留下的几个老红军听说你们昆仑钻井队头一回进京，把自己家里供应的肉和面拿出来，给大家包一顿包子。唉——同志们都是头一回到北京来。招待不好。大家休息几天。吃完饭，部里派车，大家去逛逛颐和园。”

餐桌上，风卷残云。

黄豹嘴里一个、手里一个、眼里一个。

黄豹：（问怔怔出神想心事的龙四柱）“你说，这里面包

的是什么馅？’

苏健：“你都旋进去一打啦。人家（指龙四柱）把包子当成新娘，还没有吃到嘴里，他知道个啥！”

王进喜：（递给也怔怔出神的宋若怀一个包子）“大家快吃，吃完去逛颐和园。”

宋若怀：“苏健，你在北京住了五年大学堂，颐和园玩够了。下午就到你妻子家去吧。多住几天不要紧。”

苏健：“我给他家去了电话。等会儿，她在街上等我。”

北京。招待所走廊。

一群转业兵拥进来。摘下领章帽徽后显得放荡不羁。冲散了正集合上车的昆仑钻井队职工。一派南腔北调。一转业兵冲着大个黄豹，叫他让路。

转业兵：“我是南京部队转业的，叫张全。你是哪个部队的？干啥子去？郎个搞起的，石油部连个头都找不到！”

黄豹：（让路）“都会战去了！我们去逛颐和园。”

张全：（他随手撒了几支蝶花牌的纸烟）“把我也捎上！老乡，老子在部队开坦克。懂吗，坦克！说是没有油了，让老子转业来搞油。”

另一转业兵也凑过来。他叫李勇。他显得比张全憨厚。

李勇：“我叫李勇。逛颐和园也捎上我吧！我在部队是搞飞机修理的。没有油，飞机训练停止，也是让我转业到石油部来搞油！”

黄豹：（抽着烟）“反正咱们都姓油，一起逛去吧！”

王进喜在一旁宽厚地点头。